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七

宋 洪适 撰

章奏七

繳太史局轉官劄子十月初三日批旨楊覺民等轉官恩例候試補直長了日取使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太史局靈臺郎楊覺民等四人依醫官能說例該遇覃恩轉官令臣書行

者右臣取會到太史局遷轉資格自局令至直長共九階並係十年無過犯方許下磨勘諸靈臺郎滿二年遇直長有闕必須試歷算科方許轉行近者朝請至中奉大夫該遇覃恩亦曾引例得轉行一官因臣闕論列並作減四年磨勘其伎術官於赦文中初無轉官之文而靈臺郎必須經試方可轉直長縱使合轉一官正與朝請大夫以上一同若輒攀醫官例暗得轉行則為靈臺郎闕盡皆不試而遷誠為冒濫今來欲乞將楊覺民等

依武臣轉官法與減五年磨勘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繳俣進詞頭劄子 十月十二日御筆依奏三省進呈委方滋根究詣實具情

犯聞

奏

臣准中書省送到武功大夫鎮江水軍統領俣進降官詞頭令臣撰詞進入臣非任鎮江守官聞軍中稱説俣進帯官錢五萬貫往湖北買木數年無歸意就峽州宜都縣起造大第招聚倡樂宴會奢僭縱使兵卒陵虐居

民奪其物産用竹纜馬船橫截江流聲鼓鳴鑼邀遮客旅決打號令強拘簰筏一方苦之甚於豺虎都統官畧魯催督遷延不回今係荆南帥臣李道因民旅陳狀告訴不法事件及校尉胡振甘反坐之罪訴其聚集亡命圖畫入川地形恐有不測李道備申朝廷送提刑司差官體究雖多從闊畧而攔截客旅等事並是諳實戶刑部看詳恐追人路遠淹延刑禁遂降一官放罷臣竊見聖斷方欲痛治姦贓之吏如倢進以官鏹數萬緡逗留

不歸肆其兇暴少有此比兼李道申候進初到便經帥司陳狀乞將民間夾江林木盡行批號倒伐不許占恡帥司不從至於出榜禁約可見無所忌憚只降一官太為輕典令若釋其害民之罪則侵盜官錢所不可縱臣愚欲乞行下都統司抄籍家資令荊南帥司拘収屋業送就近鎮江府取索干照根究錢物依新降指揮斷罪施行所有制詞臣未敢撰入取進止

繳王之望結局轉官劄子 十一月四日當晚進入次早御筆依奏

臣伏覩十月二十六日指揮淮西宣諭司結局其官吏軍兵並依江漵例等第推賞令開具申尚書省取旨臣伏見江漵督師襄漢之時強敵對壘嘗交鋒刃一行官吏頗亦憂危及寇退師還以次行賞第一等轉兩官第二等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第三等轉一官選人亦有改官者當時清議尚以為過今歲淮西外無邊警如一府官吏坐受恩賞竊恐屯戍之人不無怨望倘俟其開具姓名始行封繳不若寢之於未然庶幾免開徼幸之

端所有前降指揮臣雖已書行欲望聖斷更賜詳酌施行

繳李迥差遣劄子十一月七日御筆將上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右宣教郎李迥差監行在左藏東庫臣伏覩見行條制初改官人惟有出身許授學官其餘必須注授知縣親民差遣葢慮仕進之人不歴州縣他時除用不能通曉民事此萬世不易之良法也間或𡨚縁干請有得宫觀以脱親民之官者公

議猶或非之今李迥係用臣總領所薦舉文字於今年八月改秩若便作京局釐務官則破法起例蓋自此始雖係臣門生難以容私緘默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王若鈗用居廣恩例劄子十一月十一日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皇兄岳陽軍節度使居廣乞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合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與將仕郎王若鈗收使十一月八日奉聖旨差監文

恩院上界臣仰惟陛下以任子之冗尚思更張之術令必令銓試入官乃所以使世祿之家頗知務學不敢徼幸門蔭便萌彈冠之心檢照隆興元年四月指揮初出官選人不許用父祖親戚應合得恩澤免試雖見任宰執亦不許陳乞回授若放行王若鈍一人則繼踵而來無以救官冗之弊矣欲望聖斷特賜追寢已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巫伋召命劄子 十一月十九日上即日

御筆依奏封付洪某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巫伋陳俊卿呂廣問王時升並召赴行在臣伏見春秋之時諸侯互相爭戰其覘國者不論其地之大小兵之強弱惟視其人材如何故朝多君子則敵不敢伐兹已然之明驗也如巫伋者才學識見政事操履畧無一長徒以謟事秦檜為之鷹犬故能躐取大官令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為屈寄寓無錫縣専以私酤為生衰聚無頼為害一邑方多事之際雖販繒屠狗之人果有所長

亦不應棄若其無用何所取材雖云嘗爲執政有此虛稱初無時望品其人物誰不過之召節一馳取笑中外秦檜殘黨如汪勃章俊宋樸之徒與彼初無優劣近因言者奪其三人復職若彼狀召則勃俊之流人皆冀其復用矣伏望聖慈特賜鑒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

進止

繳汪汝嘉等差遣劄子 閏十一月六日 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閏十一月二日録黄一道數内

汪汝嘉差知荆門軍李琛差知永州宇文仔差知邛州

臣伏見汪汝嘉昨因手刃表弟李頎停官編管數年之後交結秦檜親黨復還仕版幹辦諸軍審計日常躬親梓毆公吏遭臺章放罷稟性兇麤不知懲創李琛之守婺州專以刻剝為政苞苴秦檜之門恃勢妄作減尅軍兵請給幾至生變郡人有寧與猛虎遊莫遇李婺州之語劾罷已久自知潛伏今已七十有餘耄昏戒得宇文仔新授果州通判意欲别營差遣妄訴於都堂稱有女

嫁知州丁訥之子台行迴避省部送本路勘會詣實未到間有丁訥之弟丁顏亦訴於朝稱兄訥本京東人寄居湖州三子皆未娶本宗並無人與宇文氏連姻妄冒如此何以臨民臣愚欲乞令汪汝嘉李璪終滿令任宮觀宇文仔依舊果州新任差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趙密恩數劄子 閏月八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六日奉聖

旨趙密已除少保依前崇信軍節度使落致仕權殿前司職事所有合得恩數等並依楊存中昨除少保日已得指揮施行臣取會省部條格即無三少初除恩數向來楊存中係特降指揮依簽書樞密院事例今來趙密元因致仕得除少保近之再任議者謂當納還三少始

欽者則謂其權掌禁兵若三衙休息諸帥回歸

密必依舊請老雖不納少保可也今若無故而輒依前比後省闕繳黙放行恐不免於清議所有録黄臣未敢

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編修官劄子閏月十二日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閏十一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臣伏見秦檜專權之久至其末年欲盡取天下賢士大夫而誅戮之檜雖奮殺人之心必有負屠宰之材蘊虎狼之性挾戈矛之刃者爲其用而檜之志始可逞也張常先之誅張宗元莫汲汪召錫之圖趙令衿凡是數人適檜之死令衿輩

始免於刑戮太上皇帝更化之初即日竄之嶺海天下之人以比四凶陛下踐阼覃曠蕩之澤此輩始得生還正當奉頭竄伏杜門茍活不自齒於薦紳可也雖古有使過之文朝廷枝拭丹書何時無之至若此等凶人縱使有荀孟之學班馬之文亦不可以其才而復用蓋廢錮一人使世之嗜進喜禍者不敢萌吞噬忠良之計所以銷姦賊於未然之前也闕

者雖以試藝登高第而不自愛闕

碌碌州縣塵埃之職猶

之可也闕　入中都列屬西府而出入省掖從容宰輔之間即除命一出衆論必駭臣不敢避怨為人禁害使後之士有以懲戒覆車之轍而修為君子之歸也辟猶虎豹豺狼當放之於深山廣谷之中若置之苑囿則騰擲圈檻不可復制矣所有録黄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余堯弼職名劄子閏月十四日當日御筆依奏

臣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信州奏左中大夫余

堯弼爲筋力衰憊不敢久竊祠禄乞守本官致仕閏十一月十三日奉聖旨復龍圖閣學士致仕令臣書行者臣伏見章俊因致仕復龍圖閣學士言者論列併與汪勃宋樸而奪之今纔數月爾堯弼復託疾請老亦得此職夫老龍之去端明一間耳異時執政無瑕而退僅得端殿豈有積愆久廢之人一命遂居六閣學士之首者此除若行則同類者又將群起而不可遏在秦檜時堯弼以臺諫而爲鷹犬坐政事堂而伴食其無用而易制

盖勃俊一流人也今勃俊失之於前而尭弼得之於後一子一傳有損陛下總核之政是使齷齪之士知可以竊位於一時而不妨叨榮於末路則隳喪名節爭巧宦以希進矣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取進止

繳莫汲計議官劄子 閏月二十四日次日御筆改幹辦公事

臣近於今月十二日以莫汲除樞密院編修官嘗論其謀殺趙令衿之罪具劄子封駮即蒙御筆依奏繼有沈介薦章稱其智畧縱橫才力明敏乞授一光州差遣或

制置司職任使之招諭皇甫倜餘軍及収復光州伏覩
御筆莫汲可差充沈介屬官至二十日執政批旨却作
勘會湖北京西制置司合差參議官二員奉聖旨莫汲
差充計議官俟立功效日陞擢所有莫汲過愆臣不復
縷數以凟天聽但汲元係左從事郎坐罪編管化州更
大赦放令逐便臣取會吏刑部赦後即不曽叙復元官
自用兵以來有都督府樞密督視府江淮宣撫司荆襄
制置司川峽及兩淮宣諭司若宰執開幕府則從官作

參贊其他官屬則有參議多係卿少郎官及曾歷監司郡守者為之其次則有幹辦公事准備差遣應是選人只作准備差遣近歲莫汲在虞允文制置司亦是准備差遣今忽超躐常制新立官稱聞者驚異其事自來臺諫彈擊給舍繳駁之人未嘗隨踵収用或有他時湶濯而起者其初必與降等差遣以示洗垢棄瑕之漸今汲因臣封駁反升等創置官名以寵之又許以他日陞擢則臣語言妄發實有不合封駁之罪雖蒙聖度優容臣

實何顏尚居禁掖臣等侍朝殿乞對已三日居家自訟不敢入省欲望聖慈特賜黜責庶幾後日居兩省者不敢輕議朝廷用人得以懲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汗之至取進止

盤洲文集卷四十七

盤洲文集卷四十八

宋　洪适　撰

章奏八

繳張訓通復官劄子乾道元年四月三十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詞頭一道刑部檢舉到張訓通

叙官元係張俊奏宿州之役初非戰敗而統制官等與

故引歸殿前司統制官張訓通係單馬入城之際先次

一面引歸欲望酌情定罪明賜貶降奉聖旨張訓通降四官本部看詳依條合自降斷勅日每理再期一官本人期限未滿聞該遇赦恩合叙一官元係正侍大夫和州防禦使因罪降授協忠大夫果州團練使奉聖旨依所申於階官上與叙今臣命詞給告臣伏見張訓通弓矢鞍馬漫無寸長怯懦不武又無與為比但能涉獵七書百將傳藉此以為談柄隸鄂州軍籍之日與田師中典掌財物背公營私叨冒官秩至於横行遥郡符離之

役首先遁逃原情定罪戮之市朝如孔福可也既從輕典鐫官自劾有司却與尋常罪犯之人㑹赦便與叙復竊懼無以懲戒將士臣愚欲乞將張訓通同罪之人並候軍前顯立功效之日大將保明取特旨方許牽復庶使從軍之人咸知復玷缺之艱難不敢愛身誤國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取進止

繳秦塤宫觀劄子五月一日 即日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敷文閣直學士右朝

散郎秦塤狀昨自春官得請奉祠滿罷之後洊經憂患
累重仰祿欲望特差宮觀一次奉聖旨差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臣嘗讀唐明皇實錄載李林甫身死之後朝
廷治其積惡諸子俱配流嶺南家口隨之每房各與奴
婢三兩人并緣身衣服飲食自餘資產一切官收臣竊
謂秦檜藏奸稔惡天下之人戶知之天網不容使之白
斃厥妻厥子繼踵淪亡不肖之孫官職如故華屋厚藏
可謂幸矣為之計者政當恐懼屏迹不復自伍於縉紳

之間今乃無所忌憚尚敢陳乞差遣雖宮觀甚小在有
罪者得之則人以為除用之漸臣懼秦檜黨與牽連相
慶自此皆有彈冠之心所謂一葉不去將尋斧柯者矣
況當國用不足而秦氏之家金珠充牣國家既已貸而
不籍凡前此教坊所汰之人塤皆養之於家以奉歌酒
之歡乃稱累重仰祿具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有如此者
臣愚欲望聖慈將秦塤宮觀指揮更不施行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潘粹卿恩澤劄子 五月三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潘粹卿乞放行改奏棄旁作恩澤事奉聖旨特令吏部放行令臣書行者右臣取到前件公案拖照得潘粹卿將父遺表恩澤奏補胡偁於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內降勅據本人稱胡偁未受勅間於紹興二十七年三月內身死本人於當年十二月內陳乞改奏與弟清卿於團練使上轉行吏部撿坐條法只合作減年收使本人至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內却經臨安府改奏異姓無服人葉旁作吏部節缺告示出違條限委是允當兼胡備當來勅命係身亡後旋行寄納闕稱未曾被受已是詐偽今來陳訴曾於限內陳乞係是乞與潘清卿轉官即非限內曾行陳乞奏補令若特令吏部放行則是條法無用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梁俊彥推賞劄子 五月六日次日御筆並依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五月四日奉聖旨梁

俊彦合該軍器所皇城司酬賞可依正月六日四月七日已降指揮施行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見正月内軍器所推賞指揮官吏轉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不及全年人總計推賞纔因臣察論列至今年六月實及二年方合陳乞四月内皇城司推賞初降指揮梁俊彦特轉右武大夫續降指揮令依例回授令來疊前兩賞並依已降指揮有司未知所從若用正月六日指揮即歲月未滿有礙條例若用四月七日指揮即已令回授與

可施行臣愚以謂爵賞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磨鈍惟其明白而無偏私則僥倖之計不萌觖望之心不作自來正使礙止法之人有特旨方轉行遥刺至防禦使方轉過横行所有皇城司被賞人宋鈞宋直温皆是正使轉行遥刺梁俊彦亦是正使與逐人一般前降指揮獨與超轉横行則為太優後降指揮却令回授又似未當臣欲乞將梁俊彦皇城司賞典依宋鈞宋直温例與轉行遥刺其畢器所賞典即候闕月内合該陳乞之時照

應在職年月依條別與施行庶幾慶賞均一指揮明白無復偏私之弊輿人不得而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繳沈介不允詔劄子五月十三日當日御筆批上流為重兩路頗多不協雖軍務稍靜尚須調護且依已降指揮流行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奏為寒濕所中動作艱難心氣發動臨事繆忘乞解職終喪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不得再有陳請令

臣書行者右臣聞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法當然孔
子答子夏之問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金
革之事無避亦聖門之所不與頃以軍興起沈介於苫
廬付以方面之寄介入國門而邊事漸已講解繼而信
使交馳兵戍各已休息自都督府及招撫使之類皆已
上印綬結局矣獨荊襄制司幕府如故一司官吏徒耗
俸廩其所辟置又屢為臣僚封還況介之事親嘗絓清
議今舉朝齗齗以介不終喪為非朝廷若欲成人之美

不當以其稱病為文具而遏其請若更留數月雖介有飢風寒泉之思無以伸其志使之重得罪於名教非所以愛惜人材也臣愚欲望聖慈許其解職終喪俾全人子之道則移孝為忠可以責其異日之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貼黃　臣前件所陳若蒙聖斷施行所有制置司官吏即乞依都督府例結局罷散伏取聖裁

繳薛良朋等賑濟賞劄子　五月二十四日與給事中王時外同繳當

日批出辭免依所乞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薛良朋姜詵韓彦古辭免賑濟進職轉官奉聖旨依指揮不允令臣等書讀者右臣等聞仁宗朝富弼守青州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弼行賑濟之策所活人至五十餘萬近世荒政之修無以加此繼而遣使勞弼即拜禮部侍郎而弼辭曰救災守臣職也卒不受今賑濟之術比之於弼固相萬萬陛下聖心焦勞非不切至然城郡之外死亡之人亦不

為少流尸滿川衆目所覩城中之人至於不食魚鰕而三人者並皆遷官進職衆論以為未當夫建立百官所以為民不幸而有災傷又因而冒賞則監司守令之職果安在耶令三人者自知不安力具辭免若與從其所請則朝廷不失為民行賞而良朋等亦得受辭之正況今所在災傷不止一處若三人受賞不辭而浙西諸郡守令及被差官吏夤緣覬覦殆且數十百人而未止當此天災而反行濫賞豈所謂修政事以答天變者哉臣

等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將良朋等辭免進職轉官並依所乞施行所有錄黄臣等未敢書牘取進止

繳王彦宣借人劄子五月二十五日次日御筆依奏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一道保平軍節度使提舉太平興國宫王彦乞破行宣借人五十名及乞更破使臣五名奉聖旨依令臣書行者右臣竊聞王彦近罷建康管軍有自來親隨西兵三百人朝廷從其所請許存留五十人餘者發回原來去處及發回之日有其數而

無其人者凡百輩則其久握兵權詭請虛劵殆不知其幾何人也今猶貪惏未已所乞宣借五十人及使臣五名已蒙聖慈依許臣取到吏兵部狀節度使任宫觀合破宣借十五人因紹興三十二年指揮已行減半及依例只許踏逐指使一名申朝廷差撥彦之專閫於江淮無尺寸功得以節鉞奉祠幸矣尚此茍得闕難黙本人已有存留親兵五十人自當理為宣借之數若聖恩從厚只合依條例占破難以過數陳乞所有録黄

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再繳韓彥古劄子 五月二十五日上六月一日以彥古自請與外任

臣等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韓彥古辭免轉官依所乞者右臣等近爲城外飢民死者盈川羣目所視而官吏以賑濟有勞全活甚衆推賞嘗輒具管見特蒙聖慈曲賜開納朝廷已用逐人辭免依所乞臣等亦已置而不論其間有韓彥古申狀乃云伏念彥古至愚極陋之資非不知朝廷機務之煩聖恩不可屢黷特以昌

詩人胡顔之刺寧甘以黷而羣言之難犯有甚批鱗況何功苦之尺言霈此寵章之縣至與其他日險膚之見詆孰若從容力祈之為優且省也伏望朝廷蚤賜追寢庶幾小人毋得而議臣等觀其辭語險恠豈可陳於君父之前播之四方豈不傳以為笑封繳之官乃輒指為小人而謂公論為險偽膚受之言若臣等以小人而妄議陛下不應聽從既嘗施行而被繳之人乃無所忌憚公然見詆如此不惟桀驁不遜輕侮朝廷臣等不材備

位後省實難以振職所有錄黃并彦古申狀隨狀繳奏

伏望聖斷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伏聞彦古昨除提舉官遭臣寮封繳自稱當論訴於朝廷臣等竊謂郎曹清班豈容此輩冒

居伏乞聖察

繳馬監官轉官劄子六月七日

臣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奉聖旨牧馬皆可依累降指揮推恩崔良輔特於逐郡上轉行一官李揩王

貴劉彥趙昌蘇信曹繹並轉一官姜子興陳邦俊並補進武校尉人吏轉一官候出職日收使臣取到崔良輔脚色及紹興二十一年以後馬監推賞體例照得本人紹興十七年初管馬監之時只係武翼郎二十年間因管幹有勞八次遷官一次用賞出給料錢歷自副使轉横行又轉還郡至於右武大夫觀察使今又該轉承宣使恩賞僥濫無甚於此臣近因奏對及軍中賞典仰見聖慮宏遠愛惜名器非有功者不與今不知馬監每兩

年之內孳長若干而十餘人遷轉至有白身補官者如
崔良輔數十年不徙職常法磨勘之外兩年一遷雖橫
行遥郡唾手而得自以謂例當然也令隷籍軍門若非
出戍用兵寄命鋒刃之下而有斬將搴旗之功者無緣
有此醲賞况祖宗成法在京官司因職任推賞之人若
或再任則不重賞令馬監遷官雖是舊例蓋有司失於
建明不曾有所撙節因循不革流獘至此臣愚欲乞裁
以中道應馬監官如已三經推賞則後來賞典並與減

半欲望睿斷更賜處分如是允當即乞立為成法及其他官司賞典亦乞令大臣討論裁損其取到紹興二十一年以後指揮録連在前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至五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杜鋒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

宋 洪适 撰

章奏九

荆門軍奏便民五事狀

臣伏覩紹興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手詔應諸路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先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聞奏臣恭惟陛下勤恤民隱出於天性臣以駑猥叨乘障之寄仰

體陛下愛民之心不敢以不可施行之事徒塞詔旨臣自到任訪之於民云荆襄頃為盜區魚肉其民最甚凋殘之餘實與淮南無異今田畝既已起税而逐年又有均敷茶額錢所出甚於夏秋常賦致使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不惟民力重困又緣此不敢歸業數十年間所以民未加益并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麴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鏹大禮代佗州之貢而多方取辦皆不便於民者臣雖到任未及半年緣茶事所

不可緩臣謹條次下項

一臣昕謂茶商執害民之柄而託吏為姦者蓋江浙他路俱有茶額而食焉者衆商人隨時賣價四民不以為病惟創殘之地戶口耗減而凋傷困乏益不能頓頓食茶如荊門軍又緣異時官吏不以疲民為念所圖溢額受賞歲增加至於數多若奉行前後朝廷指揮令客人從便交易則定額必致虧減官吏當有責罰本軍昨來遂

以人戶為率計口均敷如家有一丁則歲受茶三斤其丁多及老小者以次增減至有一家買十三斤者行之將及十年豪商與猾吏通謀為姦其弊不一令荊門兩縣之民其客戶往來不常外主戶纔及三千坊郭不滿五百家遞年趁茶四百六十引客人就官入納每茶一斤為錢一百八十一文足就旁近土產處買下等粗茶雜以木葉每斤不直百文却逐年定價令民戶

每斤還五百三十文足會計本軍歲額官得客
人入納錢一萬七百貫有畸而民間償客乃費
三萬一千七百貫凡客人賫引到縣指定所欲
賣茶鄉分乞留元引只以縣帖下鄉稱某客販
到若干引令耆保差大小保長門到户至應主
客户并計口均敷或猾吏暗增引數或豪商均
茶已足計託牙駔妄稱人丁逃徙差互發賣未
足乞改別鄉吏既受賂更不覈實又與分下別

鄉或不即時批鑿元引致容往來影帶私販或先以私茶憑牙駔欺民均賣續用縣帖再勒依數認買若爭拒不受客即委棄於地而去不惟疲民費錢重疊而遞年損折入納錢亦不為少皆緣歲額過多不敷則無由可辦商執其柄又以高價邀於官而求售在官者懼譴乃復黽勉曲從而滋蔓吏姦公私俱病臣比因草奏遂點檢倚郭縣二十八年內都保承受縣帖均分茶

數已足而繳到客引尚多虧數縣吏却稱自均

敷以來逐年遞趲以次年春夏季補充前一年

之數蓋酒稅場務日生課利容有前後趲補今

既將丁口敷茶民間出錢已滿歲額而官引却

有虧失者蓋是承襲作弊如前所陳臣已究治

縣吏勒令填補榜示見行條法及續降寬恤指

揮自今更不違法均敷但常額尚存則實惠難

行若不控告朝廷剗草此弊則疲民困窮未能

休息臣愚欲望聖慈憐念遠人許令荆門軍紹興二十九年只以客人從便實住賣到茶數立為新額或乞以見今歲額特賜蠲減一半庶幾易於趂辦則害民之柄不在茶商茶商不能確執高價自然從便交易是寛恤之澤實及千里一二年間必有增户之效

一臣所謂官田以附種為名而不稼納租者其一曰營田其一曰學糧田所謂營田者前此邑官

緣以營田結銜既上司督責即指荒閑田土稱為官莊初不遵依元降指揮修葢屋宇置造農具名人耕作便行追集稅戶以物力多寡勒令認租謂之附種營田至兩年一替供納本鄉未曾附種之戶輪次認納吏緣為姦轉更教令糾抉善良每一戶替免至於追逮五七戶紛拏推託賄賂公行源源不絶舉縣咸被其擾遇新至之戶或乍佃荒田或只請佳基而見充附種之

人已投狀措令承代故有犁鋤未到畎畝茅菼未庇風雨而營田官課已遭督責臣伏見前郊赦文放免都督府官莊蓋是朝廷已知其弊今荆門軍長林縣高陽兩莊當陽縣山口莊所名營田係安撫司專差官兵耕作即是良田實收課利幷長林縣車橋兩處亦有官兵營田當陽縣只有四户開耕實田外其他兩縣營田共一千七十七户所納秋課自五斗有至於四十二

石者共一千八百餘石又有夏料小麥在外並是無田認納臣不住據人户訴稱所認課子逐年并是尉司弓手攬納每石有費錢三千者每户各有小麥七升亦有費錢一千者即是税工起税實為重疊臣愚欲望聖慈行下將實有官田耕種去處依舊存留外其虛名營田勒人户附種白納課子之數並乞除免

一臣所謂學糧田者蓋湖北兵戈之後沃壤彌望

人力不給凡請佃逃絕荒田官司初不打量畝步若人力有餘則逐歲四旁增墾其有沒官田產即是酒戶抵當或公吏等人犯罪沒納者田既籍沒則所種之客隨其地主又復他出頃年再興學校郡縣奉承括到沒官田便名學糧初無耕夫遂勒本保人戶分畝認米謂之附種學糧皆是與本戶田土不相連接農人不便耕墾例皆荒閑不免依數塡納租課臣稽考縣籍長

林之安西鄉納學糧人一百二十三戶其一戶有田通計長林九鄉納學糧者共二百三十三戶其有田者纔三十五戶臣今若受人戶之訴除其無田之租則學糧遂空無以養士若循舊不恤勒令認租則細民苦之無時而已緣本軍並無承平案牘即不見得舊管贍學錢糧之數兼並無寺觀絕産可充贍學臣以愚見相度本軍長林縣歲催學粮没官田米麥二百石有畸

而兩縣歲催常平戶絶田米麥八百石有畸臣
竊計本軍目今之數除累年秋夏未接閙出糶
常平米接濟小民樁到錢一萬二千貫有畸糴
補未足外其見管米一萬一千石有畸義倉所
儲又在外本軍人戶稀寡設有水旱所費賑濟
之數不多每年老疾乞丐之人亦甚少臣愚欲
望聖慈許令本軍於長林縣戶絶田租内歲撥
米麥各一百石以充學糧其附種之數并賜除

免自後没官田如人户願耕即以其所佃隷之
常平二者既行則聖澤亟於阡陌遂見頌聲並
作無田里愁嘆之心矣
一臣所謂麴引失立法之意而重疊出鏹者在法
諸鄉村去州縣二十里外有吉凶聚會聽人户
納錢買引於隣近酒户寄造上户納錢三貫造
三石以其錢作朝廷封樁臣竊詳法意葢謂民
間有聚會之事親賔往來使之納錢買引則多

得酒醴公私有補而行法之久并緣為害凡逐縣就州軍請引至人戶投買之時縣吏視其物力多寡抑勒出錢致有十餘千者既已得引酒戶又復視其貧富勒令出錢亦有至十餘千者初未嘗得酒中下戶緣無力出錢買引遂有過期不成昏姻者其縣邑解發之錢未必一一皆到州郡封樁上下相蒙剥割生弊臣雖已禁約屬縣不得違法過數收錢及不得酒戶抑勒民

戶多出錢物外但責引尚存則縣邑作弊難以一一幾察臣聞越勾踐欲其民之繁息令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罪其父母今凋郡正欲生齒日增乃因麴引而使失昏姻之時實害聖政臣愚欲望聖慈咨詢大臣講求所以革弊之策或可删除此法實天下幸甚

一臣所謂大禮代他州之貢而多方取辦者臣聞周之臣工助祭漢之列侯酎金各以其邦大小

任土作貢今湖外案牘不存遇大禮年分卻令荆門軍代靖州進貢大禮銀二百兩絹二百疋又代峽州貢絹三百疋每疋折錢五貫文只於峽州得絹本錢二百八十五貫而本軍自有進貢銀絹各二百疋兩既小壘財賦不足如大禮年分不免東移西兑非民何所從出官府既無前牘可考若謂自承平以來二州之貢幷是荆門代納則向來川廣湖湘入京皆取道荆門軍

馬項背相望實爲富庶之地今則僻在一隅去水幾二百里非商旅所集蕞爾遺黎强名城郭臣今不敢并乞減免若以靖州雜於溪猺賦入稀少之時則本軍且乞爲靖州依舊代納如峽州則有四縣已多於荆門一倍又川江舟楫之湊商税所入非荆門比臣愚欲望聖慈許令荆門免納峽州貢物庶幾不使一壘而供三州之賦

荆門應詔奏寛恤四事狀

臣伏覩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聖旨令郡守奉行寛恤指揮如有未盡事件條具聞奏臣到任未及三月民之弊害未能盡知仰體陛下焦勞仁民之心夙夜黽勉凡可以綏恵凋瘵瑣細必行不敢逐一塵凟天聽其大者四事每歳公私取於民幾三四千緡臣雖各已蠲免若非朝廷禁止恐向後又復檢尋前例兼恐他郡亦有此弊欲望聖慈特賜行下如有違戾許民户越訴庶幾

斯民永被德澤臣先次畫一開具須至奏聞者

一臣本軍每歲人戶秋苗有正税米又有油麻豆粟雜色亦是折米近年受納官吏生弊將正税米與雜折米令各作一鈔官倉則利於兩鈔畸零多收合耗而專斗則利於逐鈔各收縻費使用等錢上下侵漁比之舊年每歲多取人戶一二千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年所納米每戶并併作一鈔只是畫件聲說名色及裁減使用錢

三分之二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本軍酒務及公使庫舊例遇正旦寒食冬至各印闗子付居民令户户納錢赴官沽酒自一百至一貫軍城數百家每一節出錢二百貫只是畧得些小惡酒雖一家百金疑若甚微葢凋郡難得錢物細民所居茅屋日出一間賃錢纔十二文而遇節頓出百金比屋為病臣自紹興

二十八年冬至以來已行蠲免訖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禁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本軍有獨石潭在江漢之旁産魚甚多舊以

魚利添助支費昨緣改作放生池而本軍却將

江潭下流强立地名謂之車湘灘上下堤楊子

灘青术塌每户雖不施網罟至冬月令縣尉追

集沿江人户將已前魚利之數均勒認納每歲

得錢二百餘貫入公使庫臣已將紹興二十八

年合收錢並行減免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一臣管下當陽縣每歲遇人户納夏秋二稅幷令先納嘗酒錢以家業多少為率自五百至三千雖債地僑寄之户亦令地主抱認凡一年兩次出錢幾及二千貫臣已榜示自紹興二十九年草絶訖欲望聖慈特降指揮禁止以為永久之利

盤洲文集卷四十九

盤洲文集卷五十

宋 洪适 撰

章奏十

謝宣示御書臨帖狀為大人作

伏蒙聖恩差中使宣示臣御書臨帖者宸翰昭回儼龍虵之飛動使軺臨示驚奎壁之光輝拭目知榮撫躬有幸恭惟皇帝陛下體兼衆妙聖本多能天下無雙信義

之之北面帝中第一邁齊祖之前聞何取微臣獲窺㫖藻已陋登牀之舉詎知肆筆之方忭蹈惟深鋪張莫究

徽州除浙西提舉赴闕奏方庚狀

右臣前因陛對嘗以幇源洞豪方庚奏陳猥蒙聖慈開納面得天語令便與大臣理會臣即日至樞府納劄子陳述曲折又以劄子薦其武勇可為土豪繼聞宰執奏事聖訓再三以臣嘗見為可採仰見聖慮深遠又以前車為戒臣竊恐朝廷尚未施行臣踈遠無識知恐愚者

一得之慮或有小補不避犯分之罪敢復言之臣聞槧源四邊俱山險其中坦夷有田可耕居者甚衆方庚實為之桀聚族皆悍服之旷久朝廷一真命為重紹興二十四年李流知徽州日方庚以歲旱率其黨五十餘人至郡借粮本郡疑其為後患守臣接之廳事館之僧寺置酒郡圃以兵官主席又於教場閲習禁軍馳射令方庚觀之守臣囑其控制盜賊方庚欣然承命且云萬一要使唤之時只得一白帖權攝巡尉便當詣前其人黑

而長緻人謂之方庚三面稱之為保義衆人能言非臣敢為虛語前年嚴州草竊閧守臣亦嘗令攝威平寨官實欲羈縻之以此見得方庚志在官爵臣雖不得其聚兵實數傳者謂已有銀槍壹萬而三衙逋卒頗亦亡命其間亦有弓矢轉相教習若天時無水旱内外無甲兵則此豈足置慮萬一疆埸有驚其黨近在畿甸之内恐小有跳梁便相牽制為肘腋之害貽宵旰之憂臣謂軍興之際右列一命固不深繫名器之重若朝廷呼之觀

其人物語言果有可用處以密院一使臣名目小人易於感恩便可得其死力即是狙詐作使之術縱使萬槍皆出虛傳只得一方庚如土豪用之且令招集民兵使其果有徒黨便可化為王師隨其多少皆是得用於朝廷有利而無害臣已别具奏薦之乞賜行出伏望聖慈更留宸慮冐犯天威臣無任昧死

乞進賀誅敵將表奏狀

右臣狂瞽妄發不避斧鉞之誅上干天聽臣伏讀御製

完顔亮面貌贊有皇天降罰屢遷必敗之句於以見淵
鑒垂光黙契睿藻果騰吉語天下同慶臣竊見顔亮傾
國入冦狂言指斥其志不小宸斷自天與天同符遣將
出師動中機會社稷有靈元兇折首臣竊謂國家大慶
莫此為比臣螻蟻愚見宜陳百官之班受四方之賀使
遠邇播傳匝地呼舞奏告天地宗廟則神靈悦豫益降
祉福然後光復舊京以示迴鑾之期推校千古無以比
儗臣才短思澁不能著為雅頌以繼平淮磨崖之作謹

撰表文一函拜手投進尚慮朝廷未有指揮無因仰塵

乙夜之覽伏望聖慈許賜進入干冒天威臣無任

條陳恢復事宜奏

正月四日准知樞密院行府劄子三省樞密院關樞密行府及楊存中等十二月一日黄旗奏報已殺金人完顏亮訖十二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樞密行府行下沿江諸大帥監司帥守各條陳目今進討恢復事宜合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送樞密行府

劄付提刑司遵依昨降聖旨指揮火急條陳聞奏臣竊謂完顔亮傾國入寇蹂躪兩淮陸戰未嘗敗北其鋒初未易當天相社稷使之屠戮鷹鷙鳥散侵地復歸簞食壺漿遺黎延頸恢復之期真一機會但我師疲勞淮甸瘡痏粮食未豐民力凋瘵若乗時渡淮前逢堅敵恐無後援或彼賊清野則饋餉不接却致上勤宵旰之慮今逆亮既殞大定即位未必諸國服從若能仰順天時遣使歸疆則王師不血刄而得土宇實天下之幸萬一彼

衆尚強自淮以北别無爭立之人則臣謂且宜多遣有膽力人密傳詔檄使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為聲援不必輕涉其地以務力爭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俱歸見可而進遲以歲月必有機會可乗則恢復故地何啻破竹庶幾兵力不頓可以萬全謹録奏聞繳進

太祖皇帝御書奏狀

右臣仰惟陛下天縱聖德同符藝祖留意軍政信賞必

罰沉幾獨斷與天為謀頃年先臣以使事久縶異域訪求於廛市之間換易於將帥之家前後所積凡得乾德開寶中御府編次太祖皇帝御筆數十卷其間有及軍政者雖數百之錙五斗之粟一疋之縑亦勞宸衷為之節減至於遷補軍職招接降寨賜予衣襖下至油麪柴炭之屬區處塗竄委曲纖悉所以規模宏遠成無疆之業傳授至於聖神二百載而中天仰繩祖武重規再造臣昨日因宣召入對已嘗奏陳面奉玉音許令進入但

以表飾損舊臣不敢輒易亦欲見前此御府不為華飾務從簡樸如此今奎畫龍文復歸天上以備乙覽以助聖政葢先臣寶藏之志也所有太祖皇帝御筆六卷謹隨狀繳進伏候勅旨

水災應詔奏狀 八月一日

臣今月一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三十日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

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劄送臣者

右臣聞災變之發率多緣類而起漢儒一一牽合則有附會不經之失然理之當者亦不可因噎廢食而曲為之說臣謹按漢書五行傳云陰氣勝故其罰常雨水傷百穀姦軌並作魯莊公十一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厥後水災皆歸之兵興民怨馴至國家自數載以來兵

民死於戎事肝腦塗地者不鮮父母妻子啼號之聲未絕也陛下有兼愛南北之心而獷狡變詐干戈未可得而戢今水不潤下江湖逆溢田疇溝澮與河渠連而為一已秀之禾不得而穫下民嗸嗸未有生意官無積藏安得人人而飽之霖潦彌月勢猶未已陰氣可謂盛矣陛下畏天愛民至誠惻怛明詔廷臣使之盡言堯舜之用心也臣愚以為陰勝陽之沴遠人闖于外姦宄蟄於內也今外之旴以待敵人者朝廷有潛算小臣不敢輕

議而區區愚慮竊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臣入對之始及輪進故事皆以歸正人為憂繼因晚召亦嘗奏陳仰勤天問矣數旬以來漸已萌芽臣幸因奉詔敢復詳言向之為美談者皆曰中原遺黎望王師之來則簞食壺漿願削左衽所以繈負而至又其思慕聖德之切者臣在江淮之間二年所聞殊異於是葢山東仍年旱蝗耕者無所得食故扶老攜幼南來偷生又聞趙王世隆之徒聚衆攻剽彼國指名蹤捕亦以荒歲故牽連親戚相

卒來歸其意葢欲王師恢復因得乗勢横行逞其所欲上可以得官爵次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失歸其故鄉既來之後大失素望更相嘆恨而將帥所部又役使詈辱無以得其驩心去復賈和仲以督府之令驅其孥累數萬口冒暑而來絶海遇風巳葬魚腹而婦人老穉數百同舟蒸鬱相摶疾病枕籍死者不暇瘞埋既抵所屯雖計口給粟不能充飢愁怨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實在於此初到京口則掘山中草根以代蔬茹數月之後三五

成羣掇拾棄菜敗蘆於市廛之間其計無聊何以久處此臣目擊耳聞者如此其人之在山東皆有室廬南畝生生之具自若也今父子數口雜於方丈之舍上雨旁風無以蔽障甚者寢處於泥淖之内以他人視之不可一朝居也雖使禽鳥豈不思歸欲歸無計則姦軌之謀不得已而作今日誅甲明日誅乙必草芟獸獮然後已況邇來北方已有招納之牓又有訹誘之人其黨聚於江浙兩城散於淮甸諸郡去帝城不遠亦復有之一呼

相應特未艾也或曰叛者已治是大不然譬之急湍奔流勢必赴壑於其中間築土以拒之終於衝軼横潰而止耳臣之管見以謂其人赳赳可用大勝江浙所募若使人給家足無飢寒匱乏之患樂補軍籍之缺誠爲大利若其懷土不忘則宜優其歸費送以舟楫使之踰淮而去則可以窒患於未萌施恩於不報怨氣可弭天災可消或曰縱之使去不若遷之别壤以離其黨是又不然此輩捐生業棄墳墓遠來歸我亦招誘者誤之今遷

之别壤居上者誰有仁民之心官又無以贍之客居窮處速其死耳是無罪而殺之也可不念哉當今隂盛之患在外者猶可隨機而應在内者莫急於此葢浙西非盜賊窟穴雖流徙困殍必無弄兵之事臣私憂過計伏望聖慈曲賜采擇而區處之至於譏切時政毛舉小事言而難行徒以沽名賣直則臣所不敢冒犯天威臣不勝戰汗

辭免中書舍人奏狀

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班登禁密選貴西垣不獨掌行制書葢亦與聞時政惟嫩才不至固陋庶繼温純之詞必特操無所阿私乃振糾駁之職如臣者駑材何算鼠技易窮遇聰明睿智之君莫伸管見攝禮樂文章之事秖懼素餐屢叨稱奬之榮常賜清閒之燕坐文茵於帝所豈羡金蓮來旋步於日邊特肦珍茗比因宣召面諭恩除甫兩半旬有兹異渥遭

逄若此報稱謂何自知短綆之不能汲深或謂積薪而後來居上滿盈不戒顛越可憂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螻蟻之誠曲寢絲綸之命俾安愚分得允僉言既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舉自代奏狀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左宣教郎太常博士兼權吏部郎官何稱種學績文蜚聲俊域使之掌制必有可觀臣實不如舉以自

代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奉使轉官奏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洪某與轉行一官臣聞命震懼不知所措伏念臣備數從班常虞尸素方鄰國修好初講慶儀猥蒙選擇予節以行萬里往來曾無補報錫賜之物已慚虛受又叨進秩深所不安凡人臣事君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況兵鋒既息道路無壅不應以奔走微勞便受賞典伏望聖

慈追寢誤恩使免譏議冒犯天威臣無任

辭免除翰林學士奏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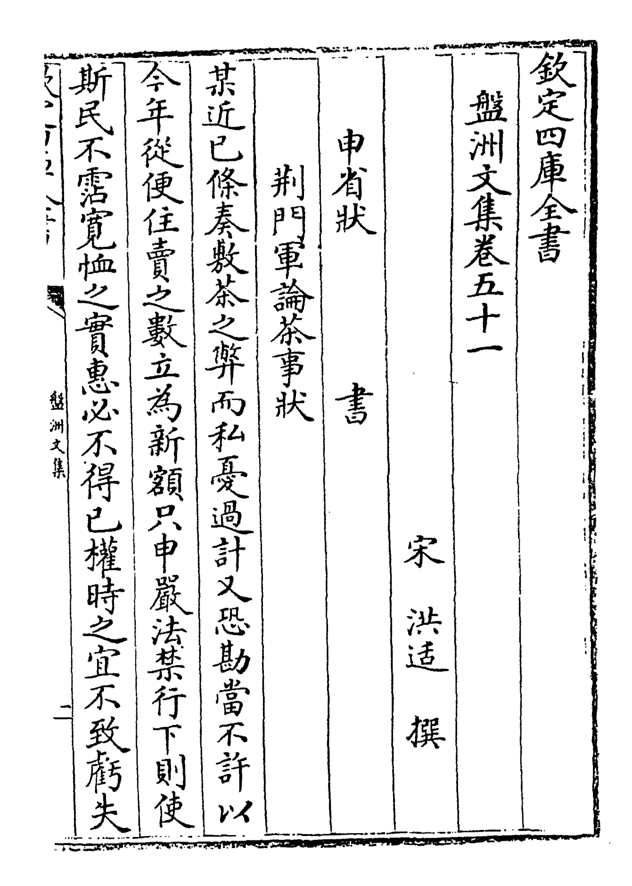
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除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北門典誥所出西掖命令所行秩清地峻必得其人然後可以處如臣者學問淺陋議論闊疎掌制踰年已試無取糾駁之職常恐曠瘝近者陛對伏蒙天語諭以翰長之除而又嘉其論事許令批勅臣誤辱眷

知方切悚懼敢期成命遂叨超拜内自循省代匱之久初乏才長仍兼故官則怨隙日增必致顛踣伏望皇帝陛下興憐駑蹇曲賜保全特寢異恩俾逃呵譴

舉自代奏狀

今月一日准告授前件職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覩左文林郎主管尚書户部架閣文字施元之學問該洽文采清新使居英俊之躔可備翰墨之選舉以自代實允公言

盤洲文集卷五十



盤洲文集卷五十一

宋 洪适 撰

書

申省狀

荆門軍論茶事狀

某近已條奏敷茶之弊而私憂過計又恐勘當不許以今年從便任賣之數立為新額只申嚴法禁行下則使斯民不霑寛恤之實惠必不得已權時之宜不致虧失

經費又不重困民力使官民兼濟則某有愚見伏望鈞慈赦其狂瞽之罪某本軍見排造戶籍再三與民戶較量謂朝廷以寛恤為政若以利害申明必降指揮不許違法均敷但恐客人遽失高價故意遏絶不來致令本軍虧折歲額欲行申請乞給降茶引本軍自行勸誘上等稅戶依客人入納官錢之數就軍買引自往鄰近土產處收買堪好真茶以實價分均食用咸謂若得如此施行民戶自往買茶免得虛費高價亦為民利某之狂

愚欲望鈞慈特賜減損荆門軍歲額以其數每年徑就
提舉司請引至本軍從長招誘客人或民戶算請只依
元引收頭子錢外更不别收勘合等錢俟至歲終本軍
以其錢買銀付提舉司或鄂州總領司交納則於兩縣
之民買引得茶之外每歲實減錢一萬五千餘貫此其
為利不鮮如蒙從某所請乞自紹興二十九年為始俟
指揮到日若春季已批發過客人鈔引乞許理作今年
之數仍乞下提舉司於鈔引上朱批係是荆門軍算請

之引只得前來本軍住賣以免侵紊他州歲額兼乞下提舉司告示産茶去處除本軍朱批鈔引之外却不許別用客人他引批指前來本軍以免攙奪給降引數於法鈔引許留民間九年今既本軍人戸自行買引却恐當年未必便能一一買茶欲乞本軍每年只是趂納給到引價錢其住賣倒引乞隨逐年多少申繳㡳使公私兩便如是向去戸口繁盛比及承平商旅通行見得從便可以趂額則乞許以後守臣申明朝廷自依常法更

不逐年給降又緣荆門小壘難得銀子尋常貢賦多是

擔錢至荆南府買銀令每年至提舉司請引及管押人

納銀有沿路脚乘等費若不立下些小縻費恐官司別

無所出巧作名目因緣多取於民某面問民戶欲令每

斤增收五文省作縻費使用皆稱情願出備若於外官

吏別行增添收取並乞計贓坐罪

復解額申省狀

本軍據軍學進士張禮等一百二十九人陳狀稱本軍

舊解額五人靖康元年范如圭任彥直高敭田幡然扈夔同年發解范如圭見任利路提刑任彥直見任恭州監稅頃因劇盜以荊門為巢穴軍治鞠為荊棘人民死徙殆盡至紹興五年收復方以武臣作守驅除虎狼鴟合遺萌始有人煙至紹興七年省部會問靖康元年終場人數紐取立額其時本軍土人逃散未歸知軍胡修武不以儒生為意只就軍城據流寓陳天將供稱靖康年有二百二十人終場其年就江陵附試遂以四十四

人解發一人續後本軍士人漸歸却見解額人數異同
遂於紹興二十一年經轉運司及本軍陳訴稱在承平
時本軍初未曾及二百人終場之數蒙追問陳天將供
稱係是應天府流寓人當來實不曾就荊門取應靖康
年科場葢是一時公吏且欲回報上司令天將妄亂供
報昕有本軍士人除建炎紹興之初兩次無人取應外
紹興七年江陵府附試終場七人解發一名至紹興二
十六年終場四十六人亦只解發一名今來士子蒙朝

廷養育作成垂三十年已及承平人數緣本軍去江陵一百八十里貧者乏於裹糧而幼者父母不容遠去遂使每次不能盡往赴試致見人數不增只以一人備數乞行申明復額某遂取責到本軍紹興二十六年鄉飲酒除疾患不赴人外有八十八人成禮並見今係籍學生共一百六人並會問到鄰近州府體例江陵府以省記到靖康元年數係十人七分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五十二人解發三人紹興十七年終場一百六十六人

解發十一人已復舊額峽州靖康元年係八人取一人紹興七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四年終場七十三人解發五人已復舊額歸州靖康元年係七人五分取一人紹興四年終場二十人解發三人紹興十年終場二十九人解發四人已復舊額復州靖康元年係十二人取一人紹興十年終場五人發解一人紹興二十六年終場三十人發解三人某檢照本軍公案有紹興二十一年内取責到靖康元年發解人高敭主簿供

稱當年終場係是六十五人並見存鄉貢進士丁庭瑞亦係靖康取應之人所供符同其陳天將供伏妄報文狀具在可考某切聞胡文定父子俱在荆門寄居故朱内翰之類遠來就學如朱内翰胡侍郎皆是荆門預薦登科所以荆門士人師授頗有淵源今既解額頗窄又附試他郡憚遠不能盡行致令薦送數損無以激勸有阻遠方士人進修之意某又伏覩紹興重修薦舉法備載紹興四年指揮緣淮南兩路無靖康元年終場之數

只比附泰州之數權立諸州解額每十三人解一人今湖北諸郡並是十五人以下解發一名不應荆門獨以四十餘人為額顯是多寡不均如江陵府只是憑據人吏省記立額本軍見存靖康發解取應之人可驗不誣已將會到諸州府解發人數録白申納禮部准備取索照會訖謹具申尚書省伏望鈞慈憐念遠方士人乞將紹興二十九年科場比附本路鄰近州軍體例别賜詳酌改立解額行下

代上宰相書

某鹿鹿幺麽至愚極陋蹤跡草芥顧不足進陳於帝師大丞相之前儌覬觀采之萬一然伏自思念在熙豐時曾門躋身綸闈勸講帝幄在政和時大門籠宇内之財為天子侍臣不肖之孫𧷤其家聲無可云者而天借之幸名絓官牒猥受化工之賜漕臺鍾官洊居部使者之屬雖翹材大館旴以羅致英雋而蕞爾姓名得塵拔士之録亦十有七年某也佩山嶽之施懷抄忽之報刻肌

鏤骨矢心自擔亦不敢輒處衆人之後退惟陽春播物
苹者荄者無不蒙被寵光吐葩賜榮動搖和風拱把之
本根至於能蔭牛馬柔條弱蔓亦能上凌青霄發生之
功何能遽數士於斯時託身鑪錘朝泥塗而暮雲漢造
化之力與春等耳今欲軋滯思飾瑣說抒憔悴可憐之
情顧小己區區之私夫何足以仰瀆威尊竊念窮而呼
天理所必致捨恩門而不進一辭則鼠肝蟲臂何所自
託耶重念某寅緣世及饕竊祿仕雖裘冶之緒不敢廢

而材智駑下不能見頡滥巾王官庇身大邑罷精耗神日懼奉職救過不給蓬徙塵走幸終瓜戍得追萬坐之罪而孥累猥衆退無負郭上腴可以耘耔代禄仰首摇尾希筆端膏澤庶幾復尋故步少逃州縣之勞以免溝壑之填仰惟某官天命降棟爲時宗臣衅甲歸馬泰山四維功業卓偉固已鏤景鍾書金匱非某遝趄所能鋪張梗概厥令太平無象物物遂性動植飛潛鼓舞覆燾之間遐邇耄稚共壤而擊豈門墻賤士不能澤吻一鳴

自求升斗之水是敢犯嚴肆言以累埏埴冐觸等威某下情不勝戰灼待命之至

代上前執政書

某仰惟聖天子奮乾剛旋太阿尺一招賢慨乎如不及并謀兼智以濟登解紘上治自台鼎侍禁諫官御史臺郎儒館無有大小楹然一新鴻儀鷺序皆乙亥前斡棄沉淪之耆傑外而价藩近鎮亦暫屈耆老敷和蘇枯剗磺淄粃然後入都卿相之位恭惟某官以碩德垂典刑

以昌謨翼帷幄簡於細旃曄於汗簡舊矣蠅營醜正積年居東天日清明人人詹冀霖雨寄足方面寔儲巖石之望宜告舍人趣治相國裝行即召矣某才品凡下無尺寸逾人低徊塵壒星終其二視王公大人如參辰麗天可望而不可親又安有覿顔色之溫侍謦欬之重者乎竊謂閤下鄉者西府遂持國秉則陽春膏澤可以窮垓亟宇而槐府潭潭某也雖欲下望塵之拜哵不可得是閤下昔者之用乃天下之幸某之不幸也訪蘇耽之

仙跡上義帝之故城而某乃得與遐萌小吏企末光而承餘澤是閤下昔者之未用乃某之幸天下之不幸也今玆綸札鼎來使貂之袂相屬歸輔九五雍容槐楓之上退而謀國門墻尊嚴雖欲介郴陽之既見復邇泰階戛戛乎其難哉僥幸閤下撫封江右卓馬少駐某餬口番城距高牙一衣帶水幸之再來天也捨此時不干館人望履幕非鄙則病是敢促櫓絶湖趍趄與早下陳以覬鉅公一眄之榮若夫穆天緯經國體措天下泰山之

安則其規橅已素定閣下之胄府某一介愚瞀無以効渤海議曹之獻至於白凋轍之狀鳴負丞之賤又不敢墨筆捺牘譊譊以涸稜威伏惟閣下貰其罪而與其進焉干犯鈞嚴某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朱舍人書

某比獲撰屢辱賜南遷詩一編一百有四首自曲江過曺溪扺東衡州凡三日垂二百里右手執帙左手持轡目注心存哦誦乎齒吻不知林巒之盱歷嚶呀之度耳

也昔屈大夫受讒於楚長吟澤畔離騷章句上追詩雅

然桀紂羿浇等事反復致詳雲霓惡草之諷尤夥後之

廢放者其寫悲寓懷之語必含怨刺雖韓退之爲時宗

師柳子厚文映古今猶有雙鳥訓狐之詩宥蝮憎蠅之

文中書丈人以贍學偉辭爲甘泉望臣良筆娩遷董大

册落常楊遠徙曲江八變寒暑他人必憂懟亡聊日夜

企而望歸我公乃買園葺亭培薙自適一編之詩皆與

諸郎快婿邦人之可語者投壺圍棊登臨吁賦語工而

意和格高而辭樂無欝欝不平之氣芽於中而發於外也其賢於人如是夫豈久留此者耶某不肖不能窺見彷彿姑以所歎授園人持歸以獻

三省與金帥書

王忭來歸伏奉緘誨反復曲折備見勤誠玩味再三不勝欣荷伏惟元帥丞相為社稷之重臣兼將相之大任明良胥會言聽計行生靈休戚係乎轉眄皇帝仰奉兩宮俯憐赤子感大德尋盟之意捐棄細故務在曲從誓

書悉如來戒信使亦令啟行歲輸銀絹見已計置起發商州舊疆更不靳吝但以兹夏先歸四郡繼有渡淮之役今俟使命回程寢兵休士便行交割係虜之人即令有司刷會續當實告以遵嚴約無事繁辭歲律將周神明陰相躋民仁壽同享昇平垂譽無窮天下幸甚

三省與金帥書

比布訊緘遂勤誨牘風埃偃薄審闓制之賢勞神明扶持喜天休之滋至念二儀以好生為德蓋百戰者不祥

之兵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雖遠方有雙鯉之書豈殫情素使兩國若一家之子永戢仁私贍遡惟深敷云曷罄

盤洲文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盤洲文集卷五十二

宋　洪适　撰

啟一

謝試中詞學啟

追攀逸駕駑駘方困於奔馳推擇遺材瓦礫幸逃於沙汰既擢桂枝之秀更聯棣蕚之華人以為榮已獨甚愧嘗謂昔人之學實期大道之明遠紹旁搜究聖哲行藏

之緼博聞强識達古今治亂之原未嘗汲汲於功名寜復區區於文藝迨後世設章程而取士故諸儒追時好以謀身略與義以榛蕪既潢潦根源之失窺陳編而漁獵皆馥膏沾丐之餘故窮經淹貫者或拙於文而摛藻遒麗者又短於學舉由一律疇克兩全愚賈操金遂見譏於書簏輕纖窘幅終莫擅於詞宗分轡並驅濫觴滋久惟昭代廣搜賢之路有詞科籠拔萃之才爲異時翰墨之儲極一旦縉紳之盛是必撑腸拄腹該九丘八索

之遺言出脇穿心騁三都二京之殊軌夫能偶古作者
玆可為時聞人如某者愚鈍亡長迂踈甚陋材既同於
樗散性實肖於棗昏自家君有去國之行故幼歲失趨
庭之訓瞻雲在望思學治之相傳歷日彌長懼析薪之
弗繼雜綺襦而蓬迹對縫掖以汗顔期自致於青霄遂
力親於黄卷然舌耕莫之有得而腹藁終亦無奇窺豹
一班可笑管中之淺見食雞千跖漫尋紙上之空言雖
非倚門墻而誦韓莊之書抑亦處畎畝而樂堯舜之道

落花點綴聊以自娛雖霓連蜷伊誰見賞悵榮名而尚邈慮素志之終違既不能脱一行吏籍之勞將何以慰萬里親庭之望決科孔易徒枉事於雕蟲作文不成殆何心於刻鵠遂捐舊業遽習殊科揚雄寧免於客嘲班固屢酬於賓戲甫臨勍敵輙厠俊游戴縱垂纓于于焉而來矣抽毫進牘戞戞乎其難哉搜石室之舊文擬玉堂之丕律成功曰頌慚周什之清風作罷能銘媿郢歌之白雪記序不工於述事表章復拙於陳情方虞鼠技

之已窮豈意鴈行之並列獲紹滿籯之業遂逃飲墨之羞驟掇虛名敢自希於雙璧尚遺季弟終有恧於三珠顧此叨逾由夫幸會茲蓋伏遇相公中興名相間出真儒國勢既尊增大呂九鼎之重台躔有爛應秦階六符之光雖伊呂之佐無以加彼蕭曹之功不足進當君子長育之盛世推大臣教載之仁心遂至冥頑亦蒙甄採某敢不磨礱事業砥厲廉隅刻意讀書願入崔公之室銘肌報德敢荒陸氏之莊 闕

知舉直院給事受天英氣

名世真儒追渾噩以還醇極内相代言之美竭忠嘉而
論事振東臺批勑之風懷推轂之仁心典揚衡之公選
吞雲夢者八九既已包荒取武城之二三未嘗求備幸
托枌榆之好漫成桃李之陰曾是冥頑亦蒙甄採缺叅
政明堂梁棟清廟鼎彛遭聖主而上下交欣沛巨魚之
縱壑有忠臣而姦邪不起凛猛虎之在山偉然百世之
師卓爾萬夫之望當長育之盛世推教載之仁心遂致
冥頑亦蒙甄採某敢不磨礱事業砥礪廉隅傾液漱芳

廣足三冬之用騁姸抽秘或推一日之長誓殫犬馬之誠少効珠環之報闕樞密明堂梁棟清廟鼎彝偉然百世之師卓爾萬夫之望發謀右府賴曲逆之腹心將命遐方得月支之要領每極招求之道曲懷推挽之心下

同前

謝勑局進書改官啓

丁年諾仕瞻上相之後塵甲令奏篇玷中都之顯秩脫選調七階之冗綴朝班八品之華受賞非常歸恩有自

竊以策名委贄期風穴之高翔躡級限年覺天梯之難上反故紙而沉迷州縣之職懷漫剌則趦趄公卿之門然而玩歲居閒吏課鮮周於六考起家寡援薦書莫望於五章録録亡奇滔滔皆是書局素稱於捷徑士林咸指為清蹊雖曰便令著為律而疏為令不妨稽古誦其詩而讀其書至積久以成文復叨榮而更選欲重條章之出遂無資格之拘如某者襪線何長囊錐非穎假蔭始慚於高士立身期企於醇儒久勤陟岵之思常佩過

庭之訓斗南與對惟黄卷之聖賢江左相傳有青箱之家世偶殫薄技輒中異科幸結綬而登王畿免抗容而走俗狀備員公掾接武英游溢甫刑則除之初無鈎校之善取秦法之善者莫知櫟摭之因逮三尺之克終誠萬分之何補絲綸錫命既仰拜於楓庭紳笏生輝若重登於桂籍玆葢伏遇某官謀深挈國術妙取人王室中興雖一木獨成於大厦泰階相比於衆星同共於北辰方參术芝桂以自資故菅蒯絲麻而無棄遂令弱植亦

預優恩某敢不益厲遠圖更堅特操狗馬自度莫知酬報之方桃李不言盡託生成之賜

謝除秘書省正字啟

約法三章初乏刋修之善聚書四部遽叨是正之除仰拜恩私内深感懼切以乗槎問漢瞻東壁之文星結綬登鑾列西崑之仙籍是稱美職以待勝流蓋將為選用之階故聊試校讐之事惟圖書之錯亂從古以然而鐵滕之散亡於今尤甚幸昌代求遺之既廣致積年著録

以寖全多魯論之二篇類皆紛糅脫酒誥之一簡詎免斷殘豕亥相傳銀根未定克稱厥任亦難其人如某者識智卑凡材資么麼伏周孔之軌躅雖欲自强慚游夏之淵源其如弗及每省鼠窮之技敢逃狗曲之嗤乃刻楮以偶成致吹竽而濫中脫州縣一行之吏裁國家三尺之文奏篇方冐於殊恩出綍復躋於華貫才非七步已無子墨之可稱學媿五車政恐雌黃之妄下遂竊登瀛之美更增入洛之榮接武英躔偶棣華之同列覃思

藝圃庶藜杖之分光自揆侥逾卒歸推擇茲蓋伏遇某官經邦道備致主勛高巨艦濟川獨任維持之重大鈞播物曲全造化之工若富家兼積於膄腴故匠氏不遺於椳闑致茲瑣質得躐清途某敢不克已自修銘心圖報朝廷既正固無劉晏之憂書策在前遂畢李邕之願

台州通判回謝少卿啟

庀職鉛黃但索東方之米叨榮銀艾來題仲舉之輿敢借蔭於卿雲庶免愆於宦海恭惟某官材高百鷙名擅

一夔博物洽聞學周公仲尼之道同工異曲有相如揚雄之風蚤濟美於相門旋蜚英於仕路進陟冰廳之直有嘉綿蕝之儀漱石枕流方叢祠之燕養鳴玉曳履佇華貫之横翔某久已仰高行將快覿未通名於記室已拜缺引領光塵謦欬草木君之味也服膺辭翰贈瓊瑤我何報之

賀朱提刑到任啓

伏審寵拜除書榮將使指方君行仁政務臻禁罔之寛

欲下無寃民尤遴憲臺之選僉言有愜剌部相歡恭惟某官象載垂光龍淵擢頴厲枕流於清節覽翔仞之德輝肅括洪深不言而備四時之氣沈浸醲郁所著皆約六經之文禮初荅於鳴騶望遂諧於側席聊膺情於好爵即策足於要津開卷蓬丘下太一青藜之杖題輿芝甸貳剌史銀菟之符中臺已歎於郎潛閒館乃求於吏隱惟今淛部蓋列帝畿總一道三尺之權問七州六條之事疇咨明允來職平反出綍占星有赫光華之遣埋

輪撰曰式先畏愛之傳請民無取於呂刑居位已奔於
晉盜攬轡何久賜環可期某逯遐小才倥侗晚出抗塵
宦海初無一日之長偕蔭卿雲幸有二天之託未能撰
屨敢問典籤

回錢簽判啟

伏審光拜宸恩榮司郡畫枉書郵之見及欣騎氣之鼎
來伏惟某官材智高奇機神警秀過庭有詩禮之學傳
家得忠孝之風久藉藉於芳猷盍駸駸於膴仕暫總六

聯之政俯叅一幕之賔繼踵相因固棠棣青氊之舊信眉欲論稱芙蓉綠水之游拔擢可期挽留寧久某項求補外來簉治中聆德惟勤將親仁於僚友効官有賴庶逃責於公家

賀錢運使到任啓

伏審光奉制書寵將使指一言寤意載嘉前席之陳九式均財遴揀外臺之寄僉諧胥慶剌部知歸恭惟某官養氣至剛知言有要清明内照考之皆有宫庭悃愊無

華渾然不見圭角惟家傳於忠孝宜世濟於功名方持
麰波燥茗之櫂已見攬轡登車之志厥今澌部實謂帝
畿故繡衣計使之除即紫橐從臣之選比虛兹位始得
其人欣出綍之占星聞埋輪之撰日一曰食二曰貨既
知彊國之源流千斯倉萬斯箱更賴裕民之方略行將
飾擢夫豈淹回某握蹈小才倥侗晚出抗塵宦海曾一
日之無長借蔭卿雲幸二天之有託

賀李樞密啟

伏審顯拜恩綸進持幾柄當五百興王之名世光啟豐功惟二三執政以便民疇咨碩德除音既洽頌語允諧恭惟某官識邃而明氣剛以大宅英華於道秘漱芳潤於詞源殫見洽聞已貫穿於今古獨行特立不茹吐於剛柔掉鞅巍科振纓膴仕賛理官於聽棘游省户而握蘭久陟都公式鶱法從對温顏於青瑣屢罄嘉猷承密旨於黄樞益隆瓌望果奉絲綸之寵遂登帷幄之崇南北兩朝方干戈之載戢東西二府宜文武以兼資更賴

賛襄共躋晏粲某鴈塔綴年家之好麟臺叨朝路之榮

支郡庇身悦置郵之傳命台階矯首因筆墨以成文退

惟賛喜之深深罙切瀆尊之懼

賀吳運使除直秘閣啟

伏審光拜渥恩進都顯職埋輪道上威方肅於外臺出

綍廷中榮遂躋於內閣十連相慶萬口謂宜恭惟某官

志度淵英宫庭高嶷探墳丘之古訓包川嶽之靈暉絶

後光前惟琢磨於道德翶中彪外不茹吐於剛柔蚤負

遠猷益騰碩聞播弦歌於皁爲賛筆削於鴻樞論議喟然風流藉甚敖波燥若見有司將明之材軏粟飛芻懷天下澄清之志既信眉於善類宜絫足於姦朋計定心君知所取而知所予望高膺使得其祿而得其名浸結上知式隮中秘有煥皇華之寵更隆刺部之權將朽貫於邦儲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即翔纓於禁密管晏之功可復許乎某偶縛微官莫瞻崇仭速置郵而傳命喜氣惟深因筆墨以成文蕪音是懼

賀何中丞啟

伏審出綍楓庭振纓柏寺論諫皆本仁義夙著丹青吐茹不以剛柔聿分白黑除音四達僉允一同恭惟某官實大聲宏材全能鉅窮草木多聞之觀蹈詩書百家之言繡口錦心後學者有眄統瑰意琦行諸大夫皆曰賢蚤得儁於巍科旋躋榮於拱著是正嘗來於藜杖校讐久對於雲籤六察奉公振山岳動揺之職一言獻可當國家閒暇之時即長諫垣有光從槖遇聖主和顏而納

誨故爭臣造膝以伸辭天下麒麟來表康朝之瑞人中屈軼益高指佞之名忠讜侃然功效卓爾迺峻籠街之寵遂隆專席之威風厲霜凝良藥少資於利病雲從雱渤巨川行賴於作舟某稍濶光塵欣聞成命聊馳誠於削牘敢廢禮於司函

賀執政正旦啓

林鐘上生太簇實函鳳律之和攝提正於孟陬茲協龍躔之紀惟棣通於庶物宜萃聚於多祥恭惟某官道貫

孔門氣呑楚澤侍言帝幄忝二三執政之班發藻儒林當五百生賢之運履端於始降福孔皆某偶縛微官阻趨崇仞遥想頌花之列敢修行李之儀

賀兩漕進職陞副使啟

伏審深知自結異寵鼎來内閣聯榮益邃雲章之直中都改觀更崇星節之稱除目四馳歡心一律恭惟某官洪深置度茂粹凝姿學廣聞多友古人於千載材全能鉅備和氣於四時久將漕於王圻浸豐財於國帑振黜

否陟能之任得取盈散滯之方刺史問以六條威聲孔肅天下號曰八俊望實俱孚薦拜懋恩亟躋顯職仰使名之既正知朝著之有光雖屈皇華尚賴木牛之助即持從槖共期金馬之登某席庇偏州馳誠崇仞敢攄輿人之誦用壓執事之尊

賀湯運使到任啟

伏審命傳文陛寵陟計臺第二千石之治平無臣出其右者總十五州之飛輓有人然後充之刺部知歸僉諧

胥慶恭惟某官鳳麟嘉瑞川嶽靈暉學漸稽古之源才負康朝之畧自摛髭於上第旋策足於亨衢職業粹然聲華籍甚江淮草木知剖符持節之名雲海蓬萊寓磨甎懷鉛之直當近郡薦更於秖蠹故清朝遴柬於賢能既千室之鳴弦果十行而賜札厥令淛部實古王畿惟繡衣使者之除即紫橐從臣之選占星出綍争閧竹馬之迎諏日登車有頼木牛之助考夏疇於八政振漢制於六條善類信眉姦朋落膽連城帶邑閒出入之錢穀

幾何足國裕民知取予則古今一也行將拔擢夫豈淹
留某趑趄凡材倥侗晚出抗塵宦海初無一日之長借
蔭卿雲幸有二天之託禮未伸於撰屨誠敢布於典籤

盤洲文集卷五十二

盤洲文集卷五十三

宋 洪适 撰

啓二

賀何樞密啓

伏審寵傳鳳詔位陟鴻樞天子守在四夷方底修文之盛公輔間于兩社允資同德之良惟幄有光紳緌相慶恭惟某官人倫儀表天下中庸堯醲舜薰絶翰墨之蹊

逕周情孔思酌道德之淵源久歷通津荐居言責丹匭掌授書之柄絳騶揚清路之威志在擊邪如鷹鸇之逐鳥雀事先去甚當豺狼安問狐狸轂自南臺洊登右省身享懷金之樂人歆執玉之榮簡求兹得于真賢康濟益隆于極治葢一國之綦巨室為政不難惟三公上應台階斯拱而竢某竊覩除目偶抗塵容削牘傾心敢賛典籤之喜捉衿接武莫勤倒屣之迎

與交代石監丞啓

伏審瞻天拜命暫違金馬之班涓日治裝來佐銀菟之政揺心比屋企踵前騶恭惟某官量賦登閎識該貫變振魯叔復興之學讀黄童未見之書六翮高飛三科連中酌淵源于道德異乎綆短而汲深煥星斗之文章所謂芒寒而色正紙見洛陽之貴馬驚冀北之空既發頳于俊躔遂躋榮于華綴前主所是著為律爰筆削于金科三人同行必有師久範模于玉葉旋奉虎闈之寵共期鼇禁之游何挺特之英姿顧翺翔于半刺雖山登桐

柏有仙跡之可尋而社接枌榆宜民情之素習政恐賜環之趣不成煖席之期某一别瑶林五遷緹籥詞壇給札嘗叨采菲之兼蚁郡壘題輿不意積薪而居上况甲族有親莩之舊復周行依蔭樾之餘逮兹糠粃之揚實賴瑾瑜之匿披承云邇欣慊惟多更禱冲襟益叢嘉祉

答謝將仕投贄狀

講聞雋譽願挹令儀辱謙牧以光臨貢牋函而下問雖

成蠅誤墨昔嘗被羽以先登而得魚忘筌無復傾囷而

羅進益媿瓊瑶之報第榮錦繢之藏

謝人投所業狀

比辱光臨寵詒雅製抽琴命操詎知山水之音下筆成章有辱瓊瑶之報

謝人惠生日詩啓

特勅都騎寵貺佳篇牛斗不神媿名聲之何有參辰相比覩光燄以非常退惟褒挮之私良積感藏之厚

謝人惠生日詩狀

男子占熊羆之祥猥勤齒錄美人贈錦繡之段益貴身榮方下拜于緘封將永藏于巾衍

賀胡提舶啓

伏審疏榮細札拜職輶軒傳聲五嶺之南講德百僚之上恭惟某官軼材蔗美達識不羣抱圭璧之瓊華探簡編之輿府久居别駕深鬱遠圖兹奮迅于星軺來典司于浪舶惟犀象珠璣之湊置使匪輕非山林川澤之饒輸公有限必賴筭鞭之智自多航海之珍僉曰得人可

以利國第恐注思于宣室靡容留憩于外臺某夙仰光
塵未親謦咳豈期留落于此乃得怵懞之依敢寓意于
書郵庶聞名于記室

回廣州羅通判啓

伏審授命監州治裝隃領咸驟眉于英矩已傾耳于先
聲伏惟某官學擅紛綸才誇典麗嘗因野鵩而作賦復
為仙羊而拜官荐屈題輿不辭叱馭來康南海少煩別
駕之功入拱北辰髙應列星之位某暫緣攝事將獲承

顏書記翩翩愧報章之不敏行邁靡靡顧旅食之益調

賀饒州洪郎中啟

伏審眷深前席寵拜左符燕寢棠陰方晝戟新臨于風月螺州芝嶺皆繡衣舊領之山川初布教條遠聆謳頌恭惟某官書輕倚相識博胥臣超卓見聞束春秋之五傳增多訓故說離騷之一經網羅闕里之蟬嫣是正昌黎之魚魯沛然學問藉甚聲名開天祿之陳編光分太一賜隃麋之佳墨文應列星廼持刺舉之權常奏平反

之策賁劒正傳于淮甸夢刀復至于江城名王褒而作詩將聞宣室見蓋公而問治欲避正堂即有褒綸入叅禁橐某睽違之久慕仰益深頃講宗盟不棄他楊之誅兹叨河潤尚稽維梓之恭歲事向闌郡章多暇願謹鼎裀之節益隆褋履之休

賀肇慶劉守啟

伏審疏榮象闕作鎮龍藩爪戍指期允協東龜之吉棠陰留景已傳令袴之謡恭惟某官至德中庸大雅宏達

圭璧豈迷邦之寶楩柟推聳壑之材叅馳問于朝端復承流于嶺表揚仁風于贈扇來福遐萌沛甘雨以隨車遠追前躅即聞異政遂下褒綸某甫間芝眉密叨樾蔭揚衡賓閤莫瞻五馬之尊寓意管城奚報雙魚之遺

回鄭德慶啟

伏審承榮鳳闕宣化龍藩時望允歸風謡立振恭惟某官襟靈磊落知略高明豫章呈聳壑之材大吕擅尊朝之器久潜宦海連把州麾硯臺方選于一錢錦石又歌于

五袴鹿効祥而夾轂不墜家聲犢務本以責刀益崇治行卽聞褒名遂陟通階某頃際英躔獲親淸誨驤眉畫戟何因樂霧之披寓意短緘莫報郇雲之賜

回曾解元狀

鏖鋒筆陣彼烏敢當我哉造牓文塲無能出其右者鄕評允愜儒黨有光先輩積思三都馳芬五嶺充物簡編之讀優游翰墨之林文最善鳴白也詩固無敵言多實用誼之策豈畧行膽鴈塔之崢嶸指鵷行而騰翥肯迨

逢掖見貢長牋某久矣講聞欣然諧際攝空泮水獲聞擲地之聲遠迹瀛洲莫快如墻之覩

回侯解元狀

爭鋒筆陣日五色以齊驅造牓文闈心三星而著象聲馳枌社喜動蘭陔先輩韶頀諧音楩柟聳榦學周公仲尼之道特立獨行有相如楊雄之風同工異曲不輟夜分之習素高月旦之評果得儁于槐黄將策勲于芥紫章章鴈塔衮衮鵷行某舊矣知名跫然識面攝空未幾

初非一卷之師掞藻肯臨深愧雙金之報

回戴解元狀

爭鋒筆陣少陸機作賦之年造牓文闈冠王勃齊名之傑聲馳里社喜動親庭先輩囊穎有聞席重是似平時妙童子之作既擅價于彫蟲一日中有司之程果賞音于雎霓不負槐黄之舉能収竹素之功唾手巍科致身榮路某久欽警悟幸際清揚暫爾攝空弗補撞鐘之問惠然摛藻有慚報玖之章

回傅解元狀

竊審席珍長圃副嘉詒之詳延造牓外臺占賢書而獨步他鄉改觀吾黨垂光先輩賦麗孔門氣劘壘果見舊氈之得不負短檠之勤出月脇以蜚聲一枝可折振風翰而借便萬里為程某頃幸承顔欣聞中的遂适方履見詒金薤之辭不腆報章有愧木桃之什

代人謝鄭漕舉改官啟

賛赤側三官之事浸及終更受皇華四牡之知頓增倍

價咸藏心石喜動背芒竊以鳥有鳳而獸有麟咸知為瑞木在山而馬在肆孰辨其良惟真賢司藻鑑之公故後進得惸懞之託然錦心繡口者或有山川之險而孏言梔貌者曷分珉玉之殊狐裘反衣而有之柏舟不遇亦多矣取人失之子羽何以得才草奏不如陳湯艱哉知己謂予不信從古以然如某者馬走質凡雞尸用小自保歲寒之質未高月旦之評非韞櫝以求沽何席珍而待聘徘徊九品幾韓子之無歸坎壈十年真釋之之

不調偶銅山之設屬致菽水以承親剌史部州十三自衞黄綬城南去天尺五莫借丹梯初無鸑鷟鵷雛之稱安得蚍蜉蟻子之援豈期内舉獲厠下陳某官濟美相門搴芳聖域專繡斧振威之任紹緇衣好賢之宜君子存心既埋輪安問當路執事過聽乃推轂缺未缺何知桃李之陰近在瓜葛之末某敢不服膺吏道律已官箴巢寄一枝不作南飛之鵲印垂三組庶同反顧之龜

代承務郎謝梁侍郎舉陞陟啟

曳裾求見偶志目而中眉列牘受知遂鑽皮而出羽有
識相慶無言可酬竊以國家崇紫橐之班三年使之延
賞銓選厄綺襦之路五官然後陞朝已離竹馬之遊真
作土牛之鈍歷倉氏庚氏之職至于再三合社郎廟郎
之員動以千百抗塵竟走于俗狀累日未離于小官惟
寸進之艱難易丈量其長短黑頭年少誰稱飣座之梨
白脚門生寧望迎霜之兔儻非論薦孰得甄升如某者
蟠木棄材豨苓下品學未知于習是文不造于紬奇良

治為裴莫繼槐花之舉尚書給札空慚棣蕚之編猥以門資厠于仕版已分為國舍虞卂之伍見譏于封胡羯末之間敢希敝帚之千金自嗟駑馬之十駕才不才各言其子方景行于芝蘭幼吾幼以及之人遂兼収于葑非寵踰意表喜溢顔行某官江左興王之臣山東相國之種龍返鄉而蛇得路首佐命以負羈魚縱壑而鴻遇風久論思而簪筆進人將加諸膝慕才而貴其身分濁涇清渭之源賞流水高山之志何期刻畫亦及盤跚某

敢不劓目囊籍游心刀筵有絲麻無棄菅蒯仰戢謬恩
投桃李報之瓊瑤誓堅後効

代徽州尉上太守啟

仕而求祿腰黃綬以遵期我獨有天目朱惱而結想將
承顏于旦暮敢問訊于寒溫伏念性不逮中技惟每下
久焚膏而繼晷非藏器以待時鯉退學詩恐墜過庭之
訓孔門用賦妄希入室之工屢踏槐花晚穿楊葉脫白
丁而釋蹻蓋黃甲以彈冠方塵九品之微復占百僚之

底一行作吏未伸北部之威三釜及親獨喜南陔之養問津茲始匀庇甚優恭惟某官識冠倫魁學窮淵奥珠藏壁韞曠千載而流光鯤化鵬飛摶萬里而直上未登金馬聊佩銅魚惟大賢無所不容故小人恃以不恐懈㦬有賴捶楚可逃敢不律己官箴游心吏道牛刀而割雞未用敢希潁籥之風鶚薦而累鷙不如尚冀孔融之鑒

又迎新守趙監丞啟

紫禁疏恩榮佩左符之重朱轓戒道聿嚴前弩之迎老

稚知歸封圻改觀凡叨屬吏倍激懽悰恭惟某官川嶽
靈輝鳳麟嘉瑞出神明之胄冑負標的之清規德備忱
恂獨樂東平之善學該貫變盡讀河間之書蚤擬巍科
浸躋膴仕自典尚方之職益宏大雅之休肆外閟中論
議冠諸宗室光前絶後名聲顯于朝廷暫違金馬之班
荐荷銀菟之寄治裝伊始流化有期幸此大州得依慈
父雖叔度之來何暮式佇袴襦胡陸君之去不留第光
衣佩使幼女復興于孝行豈小人敢致于私情遠紹昔

賢政在今日恐棠陰之未久即芝檢之鼎來某趍起凡姿倥侗晚出賦鼠窮之短技守狗曲之淺聞屢踏槐花偶穿柳葉初占百僚之底未閑三尺之從仰恃憐幪庶逃捶楚信眉自慶將逢流水之知引領方勤佇快青天之覩

代齋長見新教官啟

仰如北斗夙裝踏景之懷志在高山將遇知音之聽敢修尺楮庸布寸心伏念某胄本單平禀非奇卓夏絃春

誦空坐對于短檠朝虀暮鹽幾悲歌于長鋏遡閩川而泛梗樂鄱水以采芹濫陪講説之儔蔑有切磋之善中焉行役逖矣滯留復尋仲蔚之居已失邯鄲之步處齋房之前列曷足長人直橫舍之攸司猥令代匱方趑槐黄之舉妄希芥紫之榮欣哲匠之鼎來冀頑姿之速肖大衍掛一庶窮纖畫以東歸宵雅肄三或俟鹿鳴而西笑夫何僥倖有此際遭恭惟某官學博五車文兼千彙燕之角荊之幹獨擅美材湯作濩舜作韶宜薦清廟屢

鼓詞闈之氣益馳藝圃之名驚大器之晚成快景星之争覩廣庭首唱諸老先生未能言便坐口談當時弟子有所記三歎坐氊之冷久期朝席之重即有褒綸入躋華綴遂衮衮青雲之上豈鬱鬱絳帳之間尚容負笈而前少遂撞鐘之叩某自鞭十駕願反三隅問鑄金得鑄人已獲求師之益若食雞必食跖終収善學之功

盤洲文集卷五十三